

小书虫读经典

The Story of
Mankind

人类的故事

| 全译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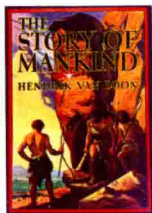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白 马 译



作家版 经典文库

送给孩子受益一生的礼物

知名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作序
教育部语文新课标同步阅读书目



教孩子从历史和世界的格局上 以开放宽容的视野体察万事万物

人类数千年文明精华发诸房龙笔端

美国儿童文学“纽伯瑞奖”作品，一度入选美国中学历史教科书

作家出版社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白 马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的故事 /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著; 白马译.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7.9

(小书虫读经典)

ISBN 978-7-5063-9687-5

I. ①人… II. ①亨… ②白… III. ①人类学—通俗读物②世界史—通俗读物 IV. ①Q98-49②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30184号

人类的故事

著 者: [美]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译 者: 白马

责任编辑: 宋辰辰

装帧设计: 高高国际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ia.net.cn

<http://www.haozuoji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德富泰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6 × 210

字 数: 290千

印 张: 12.25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9687-5

定 价: 3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最近读到一篇关于幽默的文章，其中提到幽默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它不仅仅是逗乐，更是一种智慧。幽默能让人在困境中看到希望，在失败中看到成功。它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面对世界的勇气。

讽喻和怜悯是人类生活的最佳助手，讽喻带来的微笑能使生活充满快乐，怜悯带来的泪水能使生活清净纯洁。

——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名家寄语——

我们也许逃不过这样的荒诞：阅读极其泛滥又极其荒凉，文化极其壅塞又极其贫乏。这里倒有一条安静的自救小路：趁年轻，放松心情读一点经过选择的经典。

——余秋雨

多出优良书，让中国的童年阅读更优良。

——梅子涵

——名家谈阅读——

孔 子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莎士比亚 书籍是人类知识的总结。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培 根 读书使人充实，讨论使人机智，笔记使人准确，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歌 德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普希金 读书是最好的学习。追随伟大人物的思想，是最富有趣味的一门科学。

高尔基 我读书越多，书籍就使我和世界越接近，生活对我也变得越加光明和有意义。

鲁迅 读书无嗜好，就能尽其多。不先泛览群书，则会无所适从或失之偏好，广然后深，博然后专。

季羡林 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读书不是“天下第一好事”又是什么呢？

王蒙 读书是一种风度，读书要趁早，要超前读书，多读经典。

于丹 生活就是一锅滚开的水，它一直都在煎熬你，问题是你自己以什么样的质地去接受煎熬，最终会看到不同的结果。读书就是干这个的，就是滋养自己。

贾樟柯 我们心灵敏感之程度，或洞悉人情世故的经验，很多都来自阅读。

杨澜 读书可以增加一个人的底气，也许读过的东西有一天会全部忘掉，但正是这个忘掉的过程，塑造了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和举止修养。

——著名翻译家 简介——

吴钧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曾为上海太平洋出版公司编辑，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及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

力冈 1926—1997，当代顶尖的俄罗斯文学翻译家，代表译作《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日瓦戈医生》《猎人笔记》等。

张友松 著名翻译家，在鲁迅的推荐下曾任上海北新书局编辑，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建设》编辑。张友松先生是马克·吐温中文译本第一人。

白马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教授、国际文化学系副主任，著名翻译家。

李玉民 著名翻译家，代表译著有《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基督山伯爵》《缪塞精选集》《阿波利奈尔精选集》等。

宋兆霖 著名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文学译著五十多种，2000余万字，译著曾多次获奖。

刘月樵 中国翻译协会表彰“资深翻译家”，中国意大利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意大利语部译审，著名翻译家。

黄荭 巴黎第三大学—新索邦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翻译家。

作家版

经典文库

晏榕 著名翻译家，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主持人，主要从事东西方诗学及文化理论研究。

李自修 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曾任教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

傅霞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著名翻译家。

管筱明 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资深编审，翻译著述颇丰，尤以法语为主。

黄水乞 厦门大学国贸系教授，著名翻译家。

姜希颖 浙江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浙江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美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

王晋华 英美文学硕士，中北大学外语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英美文学研究与译著多部。

王义国 翻译家，教授，英美文学研究和译著多部。

杨海英 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北京大学硕士，主要从事新闻工作和文学翻译。

姚锦镕 著名翻译家，任教于浙江大学，主要从事英、俄语文学翻译工作，译著颇丰。

张炽恒 外国文学译者，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

周露 外国文学译者，俄罗斯语言文学硕士，浙江大学外语学院俄语副教授。

种好处女地

——“小书虫读经典”总序

梅子涵

儿童并不知道什么叫经典。在很多儿童的阅读眼睛里，你口口声声说的经典也许还没有路边黑黑的店里买的那些下烂的漫画好看。现在多少儿童的书包里都是那下烂漫画，还有那些迅速瞎编出来的故事。那些迅速瞎编的人都在当富豪了，他们招摇过市、继续瞎编、继续下烂，扩大着自己的富豪王国。很多人都担心呢！我也担心。我们都担心什么呢？我们担心，这是不是会使得我们的很多孩子成为一个个阅读的小瘪三？什么叫瘪三，大概的解释就是：口袋里瘪瘪的，一分钱也没有，衣服破烂，脸上有污垢，在马路上荡来荡去。那么什么叫阅读瘪三呢？大概的解释就是：没有读到过什么好的文学，你让他讲个故事给你听听，他一开口就很认真地讲了一个下烂，他讲的时候还兴奋地笑个不停，脸上也有光彩。可是你仔细看看，那个光彩不是金黄的，不是碧绿的，不是鲜红的。那么那是什么的呢？你去看看那是什么的吧，仔细

地看看，我不描述了，总之我也描述不好。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很多很多年来，人类一直在想办法，让儿童们阅读到他们应该阅读的书，阅读那些可以给他们的记忆留下美丽印象、久远温暖、善良智慧、生命道理的书。那些等他们长大以后，留恋地想到、说起，而且同时心里和神情都很体面的书。是的，体面，这个词很要紧。它不是指涂脂抹粉再出门，当然，需要的脂粉也应该；它不是指穿着昂价衣服上街、会客，当然，买得起昂价也不错，买不起，那就穿得合身、干干净净。我现在说的体面是指另一种体面。哪一种呢？我想也不用我来解释吧，也许你的解释会比我的更恰当。

生命的童年是无比美妙的，也是必须栽培的。如果不把“经典”往这美妙里栽培，这美妙的童年长着长着就弯弯曲曲、怪里怪气了。这个世界实在是应当有许多怪里怪气、内心可恶的成年人的。这个世界所有的让生命活得危险、活得可怜、活得很多条道路都不通罗马的原因，几乎都可以从这些坏人的脚印、手印，乃至屁股印里找到证据。让他们全部死去、不再降生的根本方法究竟是什么，我们目前无法说得清楚，可是我们肯定应该相信，种好“处女地”，把真正的良种栽入童年这块干净土地，是幼小生命可以长好、并且可以优质成长的一个关键、大前提，一个每个大人都可以试一试的好处方，甚至是一个经典处方。否则人类这么多年来四面八方的国家都喊着“经典阅读”简直就是瞎喊了。你觉得这会是瞎喊吗？我觉得不会！当然不会！

我在丹麦的时候，曾经在安徒生的铜像前站过。他为儿童写

过最好的故事，但是他没有成为富豪。铜像的头转向左前方，安徒生的目光童话般软和、缥缈，那时他当然不会是在想怎么成为一个富豪！陪同的人说，因为左前方是那时人类的第一个儿童乐园，安徒生的眼睛是看着那个乐园里的孩子们。他是看着那处女地。他是不是在想，他写的那些美好、善良的诗和故事究竟能栽种出些什么呢？他好像能肯定，又不能完全确定。但是他对自己说，我还是要继续栽种，因为我是一个种处女地的人！

安徒生铜像软和、缥缈的目光也是哥本哈根大街上的一个童话。

我是一个种处女地的人。所有的为孩子们出版他们最应该阅读的书的人也都是种处女地的人。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好好种，孩子们也应当好好读。真正的富豪，不是那些瞎编、瞎出下烂书籍的人，而应当是好孩子，是我们。只不过这里所说的富豪不是指拥有很多钱，而是指生命里的优良、体面、高贵的情怀，是指孩子们长大后，怎么看都是一个像样的人，从里到外充满经典气味！这不是很容易达到。但是，阅读经典长大的人会渴望自己达到。这种渴望，已经很经典了！

译者序

房龙（1882—1941）是荷兰裔的美国作家和历史学家。房龙全名亨德里克·威廉·房龙，1882年1月14日生于荷兰鹿特丹，尽管家庭富有，可是与父亲的关系并不融洽，因而他从小就喜欢逃避到“过去”中。在历史著作中找到心灵的慰藉。房龙1903年后前往美国和德国求学。在美国期间，他在康奈尔大学完成了本科课程。之后前往德国，于1911年获慕尼黑大学博士学位。但他没有从此开始纯书斋的学术生涯，相反，他颇看轻这种生活，他说：“学问一旦穿上专家的拖鞋，躲进了它的所谓华屋，且将它鞋上泥土之肥料抖去之时，它便预先宣布了自己的死亡。与人隔绝的知识生活是会把人引向毁灭中去的。”房龙一生漂泊不定。他周游世界，先后当过编辑、记者，也曾在美国的数所大学任教。他的天才、他的苦读、他的人生历练、他的刻意修炼（他一度专门从通俗剧场中学习说话风趣的技巧），使他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他能说和写十种文字，拉一手甜美的小提琴，他也喜欢画画，他所有著作的插图皆出于自己的手笔。这一切的一切，给他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1913年起。房龙开始写作历史书籍。1921年他以《人类的故事》一举成名，从此风靡世界。直至1944年去世，房龙一共写了二十多部作品。这些作品包括《文明的开端》（《上古人》《古代的人》）《人类的故事》《发明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漫话圣经》）、《美国的故事》《房龙地理》（《人类的家园》）、《人类的艺术》《宽容》

(《人类的解放》)、《与世界伟人谈心》《巴赫传》《航行于七大洋的船舶》(《荷兰航海家宝典》)、《伦勃朗传》和《荷兰共和国兴衰史》等。房龙的作品在当时可谓饮誉世界。中国、荷兰、德国、法国、瑞典、丹麦、芬兰、挪威、日本、印度、苏联、西班牙、意大利、波兰、匈牙利、希腊等国家都先后翻译出版了他的作品。1944年3月11日,房龙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去世。他去世的当天,美国《星期日快报》刊登讣告时用了这样的标题:《历史成就了他的名声——房龙逝世》。房龙是科班出身的历史学博士,可是他没有把历史学限定在少数专家的领域中,他用生花妙笔把历史写成人人能懂且与人人相关的东西。

《人类的故事》当年一问世就引来了书评界的一致欢呼,并为房龙赢得了当年的最佳少儿读物奖。在五年之内,这本书就印行了三十余版,不下一千万册,房龙本人仅这本书的收入据说就达到五十万美元。确实,《人类的故事》一书看上去像是一本给孩子读的书,实际上也的确如此。房龙妙趣横生的语言引人入胜,而他亲自手绘的插图又把全书装点得格外光彩夺目。五年内大家疯狂地读着这本书。而十年之后,以至更长的时间内,人们还在继续读着这本书。它还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都把这本书当作那个时代最好的历史通史类入门书。人类生命史和命运史通过房龙对一个个细节的精雕细镂就变成了一场语言盛宴,读者们在轻松愉悦中不知不觉就得到了益处。甚至连那些本意在给这本书挑刺儿的职业历史学家,也在展读之后承认:在房龙的妙笔之下,历史上的那些化石般的人物都好像苏醒过来,一个个栩栩如生。

《人类的故事》一书内容的重点在古老的东方和近代的欧洲。在篇幅上明显以西方文明的发展为主。关于中国文化,房龙仅在《佛陀与孔子》一章中用不多的篇幅涉及。作为西方学者,房龙更关心

西方文化的近代化过程。正是这个过程成为推动近几个世纪文明变迁的最大动力。

西方世界从文艺复兴开始。从“对神的关注”转移到“对人的关注”，这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一种点点滴滴中的希腊精神的复兴，这种复兴和罗马法典的影响以及近代商业的兴起，奠定了近代世界的基础。在房龙的这本书中，历史在一次次交战中前进着，从东方古老土地上的一次次纷争，到雅典与斯巴达之争、罗马与迦太基之争，到基督教与伊斯兰的碰撞，到宪政国家的兴起，到殖民化运动，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房龙在本书中似乎要证明这样一件事：人类一直在探索一个更好世界的可能性。以理智和常识为基础的启蒙精神仍然在激励着人类寻找一个更好的精神家园，尽管屡遭挫折，人类仍然在惨淡地期望最终能以宽容之心抵挡住总是一再涌涨的无知和偏执的洪水。

房龙学识渊博，思想敏锐，文笔亲切而灵动，最终成为一个知名人士。可是他的启蒙工作带给他的常常只是孤独和寂寞。由于房龙在《人类的故事》中宣扬进化论，使得这本书当时在美国二十四个州内进入公共图书馆；而《圣经的故事》一书中房龙关于圣母圣子的描写被视为不敬，使他颇受责备；还有那本强烈批判政治和文化专制、大力张扬所谓异端思想和自由精神的读物《宽容》，也一度遭到冷遇。房龙终其一生都在盼望着人类的常识和相互之间的理解能够成为建立一个更理性和更美好人类社会的基础。然而，他的社会理想并没有完全实现。他在一片怀疑和猜忌中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在房龙的一生中，他从来不曾气馁或陷入消极。房龙寄希望于更年轻的一代人，希望他们能把文明之光薪火相传。

中国出版界对房龙作品的译介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于1925年出版了沈性仁女士的译本，分上、下两册。中国现

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报人和作家曹聚仁先生在候车时偶然买到《人类的故事》中译本，后来在他的《书林新话》中有这样的记叙：书拿在手后，他“一直就从真如看到了上海北站。又从北站看到了家中，从黄昏看到了天明，看完了才睡觉”。曹先生在后来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又写道：

这五十年中，总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和《红楼梦》，没有其他的书这么吸引我了。我还立志要写一部东方的人类故事。岁月迫人，看来是写不成了；但房龙对我的影响，真的比王船山、章实斋还深远呢！

众所周知，房龙的书籍知识量很大，专有名词较多。且由于房龙本身站在西方人的文化立场，自然会在言说中产生许多中国读者不甚明了的提法。为解决这一问题，本书一方面尽量采用在学界比较通行的专有名词译法，另一方面做了大量的注释。注释部分参考和引用了最新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内容。本书希望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来提供一个能够与中国读者的文化背景相嫁接的新译本。

当然，此译本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序

给汉斯吉与威廉：

当我十二三岁的时候，我的一个叔叔——正是他使我爱上书本和绘画的——答应带我经历一次值得回味的探险，即：我将和他一起攀上鹿特丹^①老圣劳伦士塔的塔顶。

于是，在一个晴朗的日子，一位教堂司事拿着一把大钥匙——有圣彼得的钥匙一样大——打开一扇神秘的门。他说：“当你回来，想出去的时候，你摁一下门铃就好了。”随着生锈的古老锁链的沉重声响，他把我们与外面喧嚣的街市隔开，将我们锁进了一个充满崭新和陌生体验的世界。

这是我生活中第一次遭遇可以听闻的寂静。当我们爬上第一道楼梯后，在我有限的对自然的知识中又新添了一项——可以触及的黑暗。一枚火柴向我们显示向上的道路往哪儿延伸。我们到达了上一层，然后再一层，然后又是一层，直到我们记不清究竟已经到了第几层——接着总会又是一层。突然，我们的四周有了充足的光线。这一层与教堂的穹顶处于同一高度，它被当作储藏室使用。在数英寸厚的积尘之下，横陈着若干神圣信仰的象征器物——它们已经被这个城市的善男信女们在多年前遗弃了。我们的祖先一度把这些物件视为象征生死的神器，现在却成了枯朽的垃圾。勤勉的老鼠在神人的雕像里筑窝，警觉的蜘蛛在一位圣徒舒展的臂膀上织起大网。

^① 荷兰第二大城市，世界最大的港口，位于莱茵河与马斯河汇合处。

再上一层，我们才得知刚才的光的来源。庞大而敞开的众窗户（窗户上有沉重的铁栅栏）使得这间又高又荒凉的屋子成了几百只鸽子的巢穴。风从铁栅栏间吹过。空气中充满了奇怪而又悦耳的音乐。这是在我们脚下的市井之声，但距离已经将这种声音净化。大车的轰鸣声，马蹄的嘚嘚声，起重机和滑轮的轧轧声，耐心的蒸汽机发出的咝咝声（它们以成百上千种方式干着本来应该是人干的活）——这些都融汇成一种轻柔曼妙的沙沙低语，给鸽子们起伏的咕咕叫声提供了美妙的音响背景。

这里是楼层的尽头，却又是梯子的起点。在第一节梯子（这是一节古老的、光滑的梯子，我们不得不用脚去小心探索）之后，又是一个全新的、更大的奇观——城市之钟。我看到了时间的心脏。我可以听到疾行的秒针的沉重脉搏——一声、两声、三声，一直到六十声。然后突然出现了一声战栗。似乎所有的轮子都停止了转动，一分钟的时间从永恒那儿被切割下来。大钟不间断地又开始了下一分钟：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直到最后，经过一阵警告似的震颤，许多轮子摩擦着在我们头顶发出雷鸣般的轰响，向世界宣告正午的莅临。

再上面一层是钟楼，有精美的小钟以及它们可怕的姊妹。在中间是个大钟——当我子夜时分听到它的声响时，我会不寒而栗，因为那是在向人们警示即将到来的火灾或洪灾。在庄严的孤独中，它似乎在沉思着过往六百年的历史（在这六百年间，它分享着鹿特丹人的欢乐和哀愁）。在它的周围，整齐地挂着许多小钟，就像老式药铺里整齐排列着的蓝色罐子。每过两周，它会向乡里百姓奏响美妙的音调。在那个日子里，乡亲们会来赶集，或买或卖，打探大千世界里所发生的一切。但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尚有一口子然独立的黑色大钟——远离它的同类，肃然而严厉——这是宣布死亡的丧钟。